



臨野堂尺牘卷二

吳江鈕 琇玉樵著

邵陽康乃心孟謀訂

與金道州

張子西來得悉清况不謂浹旬聞有承攝長武者  
駭憊之餘良深感歎蓋陽城拙政倪寬逋租當時  
尚有上官惜之下民諒之今以前人成拙積歲貽  
逋賢者適承其後下車半載竟致左遷咄咄怪事  
無踰于此尤可訝者世有口迷三語目昧一丁曳  
紫垂朱登臺入省乃年兄以雕龍吐鳳之才雪白

蘭薰之品忽置之萬里荒途忽斬以半通微秩彼  
蒼者天謂之何哉然而槐衙擁蟻花國喧蜂孰悴  
孰榮誰甜誰苦曠士觀之不足當邯鄲片枕事也  
粵東公想接任伊邇望早過山署重理十年前豆  
芽舊話天外浮雲俱不必問

與李子德

柳眠杏笑春事多端老先生流憩芳辰輒從研悅  
點百花之清露探二酉之閎編心不輟思筆不停  
綴真是夔龍冊府南董藝林彼作吏窮谷者未能  
洗懷簿牒飲役丹鉛良可恨恨杜集箋註近惟錢

朱兩家行世拯訛闢舛之功固多而牽合穿鑿之  
弊或亦不少先生則通理會神分條道窾凡其君  
友悱惻身世牢騷情見乎詞悉爲拈出不第驅屏  
千家抑且指揮二氏上窺作者得失之心下開後  
人師資之路草堂歌苦於此有知音矣近體四帙  
已煩友人研朱楷錄并乞借古體前編限五十日  
遂可畢抄雙睛坐露急待金篋幸卽緘付

上立齋夫子

去秋叩稟函丈不數日卽聞老夫子阿衡之命伏  
想覆盂望重調鼎心勞猶饑猶渴近分九重之憂

爲聽爲明遠達八紘之隱上公歸袞讒人自屏于  
河麋君子得與聖德已高于慶曆固知洛中衛士  
悉皆額手而騰歡所悵關內未員無由濡毫而作  
頌也琇族非華閩學鮮時名其在老夫子之門不  
啻駟廐之落毛參籠之遺勃初以雕蟲薄技早荷  
甄陶旣以瘞鹿微操屢加振掖始終無間者幾二  
十年自念地處卑貧年傷老大而彭澤性剛陽城  
政拙事上雖恭終乏逢迎之巧知交甚寡每來迂  
濶之譏以致歎生雙髻冉冉將絲夢發三刀悠悠  
無日今大老夫子旣請溫公著書之假二老夫子

復耽香山入社之遊其所仰以曲成末路實惟老  
夫子一人推挽有素尚思自轉于清波臨照無涯  
未忍終淹于窮谷謹呈燕賀兼布蟻私

與徐藝初

年世臺甫典蘭臺旋登柏府以郇公五朶之雲書  
曲江千秋之鑑朝中鷓鴣共羨盛年天上麒麟特  
膺殊眷昔時依廡之交天涯僻谷之吏逾覺霄蹊  
永判攀汲無期也今秋邸報來秦伏讀辰告諸章  
從容典核盛世訐謀卽迂匡戇汲應皆爲之失步  
彼摭餽釘以文疎攻睚眦而市直又何足言耶天

地青蠅何世蔑有老夫子一遇狂信翻然引退頓  
使門牆下士俵俵靡依然興引平泉書攜中秘綸  
藻稠恩載盈歸舫彼譖人者適爲吾老夫子成此  
曠代盛事耳此琇所爲始而憤繼而驚終而亦以  
慰也宋澄溪年兄所治商南原係明時分設之邑  
其地產稻士民時餽薪米官此土者無鮮飽之歎  
吾輩作吏以酌水爲廉况能果腹乎蒙諭會心潤  
轍奈琇亦欲枯之鮒也尚俟圖之

與李子德

空山雨後新翠如沐伏想錦里高齋琴瑟几杖俱

多幽致未遑寒候延跂爲勞昨者佳什下貽久不  
能答近得簿書片暇謹依原韻奉酬瓦缶之鳴何  
堪上金鐘呂不以覆甌恐汚青案也杜集古體錄  
竟附璧其間如寄韓諫議一篇不知其意旨所在  
錢箋援程嘉燧說謂爲李鄴侯而作未見確証敝  
鄉王崑崙山人極賞此詩評曰意外象外似題非  
題神奇雋永別爲一格亦不明著其佳在何處先  
生不置評閱意必有寄幸詳示之

答金道州

五日之午鏤蒲綴艾聊于異鄉空谷中點染佳節

亦念知己何以遣此寂寂忽接手翰得悉近緒與人受過而脫此苦海可謂斷腕于蝮所全實多况楚國舊知燕臺新例入穀依蓬還我故物一轉瞬間事又何足介介于錦繡胸懷也早祈惠臨以慰數載濶悰卽近日佳詠遂可傾篋而讀不則此地一別孤蓬萬里不知後來握手更在何時矣袍如草定髩忽霜催何若對黑頭翁披襟一笑耶宋性兄所治商南城無一室糧止百金其苦在于無累與老年兄所苦又復大異世之憂樂豈有常哉并笑及之

寄健庵夫子

曩者止樊蠅點忽聞貝錦之成以致遵渚鴻飛適見袞衣之發人倫舛望世事譎張然而特賜宸揮屢邀溫對載寶章于蘭舫立書局于尊鄉祖道則東門劍舄百里亘綿賓幕則南國丹鉛千秋照曜咏香山之入社尚非其年繪疏傳之還家僅有其事彼哆者燠不且厭然慙悔于河麋哉八月三日獲從商南郵筒接老夫子洞庭著書之諭靈山寶錄與秘閣瑤函互相映發不第論世巨編杜門乃就卽此怡年大藥指日可成緬想烟霞恍親几杖

臨野堂集 卷二 五  
迺者宮繡影添嶺梅香茁恭值生申之旦仰瞻周  
甲之辰邈焉匏繫缺晉霞觴謹遣次男蕙卜代申  
嵩祝一毳獻羞半肩攜曝恐厠諸三千珠履之行  
七十絲帷之列祇形菲陋益切兢惶也粟邑與頻  
陽接壤李天生先生所居薜蘿莊相距不六十里  
琇常于政暇造訪往還酬唱竊有望益之樂并獲  
亭林先生昌平山水記兩卷雅贍詳核有裨輿誌  
如老夫子未見此書另當抄覽

答立齋夫子

六月初旬李奴歸抵彭衙捧讀手諭不謂歷時未

幾老夫子致政而歸驚覽邸抄恍如失然考之  
于古亦有前聞鄴侯仙骨固常載陟台垣范丈聖  
人未得終居樞府况玉壺之清易來塵染朱絃之  
直難解韋揅則秋風千里興在蓴羹寧必俟鷓鴣  
啼罷始謀旋復哉惟是傳鉢舊賓或來反噬吐茵  
故吏漸見飽颺東閣之墨苑就荒南宮之珠衡失  
鑒不能不使八百孤寒一時回首也

復曲靖李公

遠睽旌戟歲忽踰朞翹首雲津每深馳戀伏想半  
刺奏最之才五馬出號之畧風移關嶺德溥盤江

指顧建節之相如肘挈行營之諸葛援今方古茂  
績罕倫玉鉉之升寧俟終日琇一介寒冗頗以冰  
潔自凜故雖載黍九邑風袖淒如然周急謀忠夙  
聞古訓卽甫囊常澁泉瓢已懸輒爲指困分金之  
想圖之不遺餘力况疇庇恩多輝臨日久竭涓依  
助固分之宜乃遙恤貧員遽頒清俸遣萬里之使  
金諾無愆賜十行之書珠罪在握過蒙獎慰益切  
兢惶

東祖明府

三千里外羈宦視故國一書艱于重譯以致經年

失候豚子輩僻居鄉曲令其鍵戶讀書不欲妄叩  
台階歲時獻羞之禮亦復闕然然輿人之頌溢于  
田間童子之仁見于桑下當東里之妙年成西門  
之異政逖聽鴻聲關山無間梁月夢思未嘗不時  
入雲松亭畔也

復顧可亭

王生來得悉城中準提閣一帶楊柳芙蓉秋隄如  
繡種花賦樹不益顯爲政風流哉貴治張應貴者  
村野人也醉狂極不可耐念舊甚殷且已斷酒因  
用其朴乃年將半百忽思人道令之還家覓婦費



至勛金得一不女聞之可發大噓夏胖在此伴食  
半載瓠然而肥鳩然而拙其歸也乃以質判怖人  
此膽又何巨耶鄧乾于諸隸中忠而能力倘其乞  
假幸賜兩月以遂犬馬之戀

答沈竹西

香笑亭前初飄杏雨遙想春明花市正三百輩英  
雄啖紅綾餖餅時我竹兄以雕龍吐鳳之才辟雍  
十載屢悞儒冠白髮將生青氈未釋悠悠夢夢所  
謂天乎念之輒爲氣塞客歲得手書知下帷金壇  
相府依光天宿棲托好佳旣以近免朔饑亦可遠

抒參望而東閣之吐握情殷素交先及更不待言  
昔看山老泉先生里居尚乏時譽有雷簡夫者爲  
雅州知之獨深作三書薦之歐陽諸公始自蜀遊  
京師諸公揄揚不遺餘力以是名重天下今竹兄  
身登君子之堂日侍元老之席其爲搢版約袂而  
疾指者若何其爲糜珠雝芝而飮腹者若何雖有  
簡夫無煩置喙則所遇不且較看山倍勝哉前語  
極感垂注但念弟忝沾一命實以願切致親不謂  
捧檄未幾連遭毒痛形存心槁數稔于茲惟是食  
祿終事勉思自盡羽符交馳猶佩春陵歌咏金輿

相望正守彭澤簞瓢同儕甚嗤其貧上官且訝其拙安以待罪乃分之宜踰量之求寧敢復覬况向者南州夫子猥以雕蟲小技深蒙知愛弟則疎朴性成浩蕩恩珠未酬萬一一旦聯鑣萬里鶴瘁雲悲蘭摧芝歎復何能繫情朱紱奔影黃扉也縣門思齊樓已葺而新之撰有拙記將多購名篇以永之頻陽李子德先生賦贈三章俟羣咏畢至卽以登石如獲惠以墨妙足炳千秋望望

與宋子禎

先生汲古綆修鄙于釣譽然辛里西山披帷斯在

雖鑿坏漱石風徽彌茂苟非譎昧何能自遠葭霜也去歲兩走頻陽聞于薜莊習靜則有北履之請叔青兄辭以治青掩關未敢前謁結思再稔益切輒饑佳句華賤尤所膺仰敝治思齊樓成伏望慨賜巨篇卽于華池便羽相寄行將登之螭碣不第僻谷輝生卽他日吳會歸舟亦奉此爲鴻寶之載矣

復玉舟弟

我三人生同鄉曲而足跡多寄四方頗不負蓬桑之志然竹兄泛粵寓燕我弟適晉歷楚俱以不羈

之才行自得之趣登涉山川流連文酒撫今懷古  
開拓心胸枚馬雪園或遜其放高荆筑市并忘其  
悲所至之地無不家邀繡管人購銀鈎快意有是  
焉問其他我則八年羈旅僅脫青氈兩地棲遲頓  
成白首歎秋風于客路徒憶蓴鱸計春事于家園  
久荒松菊譬之鞬鷹籠鶴雖游情雲外奮翮無期  
以此方彼未見其勝也惟是粟治地小而僻小則  
上官不致流涎僻則過客未由耽視有山可登未  
若世途之險有泉可飲頗似官署之清近復買得  
秘書數十種每日于放衙後展卷香笑亭中興至

含毫喜爲儷語亦間作小詩卽遣騎向終南山人  
質証畧于此間獲少意味但苦思易輟慵寫多忘  
終未及竹兄與吾弟之探錦盈囊揮珠成帙耳昨  
歲竹兄來秦相與共晨夕者一朞讀其鶴沙草堂  
全稿澹蕩豪健絕去雕績可謂漸近自然承寄荆  
州草森爽矜雋名士中如黃魯直高僧中爲支道  
林披對几間忽覺邈然塵遠長安墨刻已多剝落  
而神采未渝奉到數種以供夢墨閔牕摹玩

與蓀如夫子

睽阻鄉園幾二十載曩者暫以居憂還里而舟楫

江湖不遑寧處致于老夫子几席尤爲濶疎茲復  
匏繫秦關痲心鞅掌退之乏引歸之計進之無巧  
宦之方烹鱠擷蓴徒懷張翰傳經問字深愧侯芭  
未知何日得棹野航載酒向竹間小樓重覓海棠  
舊徑也竊念琇自束髮受書功虧玩物舉此提命  
多有疎違荏苒歲華羽輕駒疾少陵之憶追已無  
由伯玉之非知之亦晚功名學問俱莫可言而老  
夫子以蘭薰冰濯之懷成枕流鑿坏之節筆牀茶  
竈惟共羊求詩卷花畦幾忘晉魏善必同人貞不  
絕俗吾邑自南村先生後惟老夫子一人琇在門

牆雖未悉能尊聞行知而景思淑教曾不以出處  
而殊不以近遠而輟悠悠關河又奚間焉惟夢天  
難信冥數多愆驥子盡凋中歲桑田漸減曩時高  
齡失倚舊業他移每一置念此心輒爲旌搖然而  
香山娛老尚藉掌珠栗里樂飢未勞指囷一私不  
繫萬境皆空彼多累之室以賢愚挂懷厚藏之夫  
以經營沒齒恐老夫子概所弗屑耳山署蕭閣琇  
于判書之隙猶親子墨嚴陵宿稿畧已蒼葢函丈  
向多筆記以及往年篇什乞封識見貽令小胥抄  
藏卽未力爲流播或可守而勿墜老夫子寧無意

乎

與李子德

羣山雪霽素輝相屬而鹿鹿簿書不得共此勝賞  
爲愧十月之望于武闈得五士昨有襍被單騎冒  
霧霏而過訪者詢之卽華閣小阮也向旣幸托龍  
門今復欣聯世講獲俊之利豈止上在明廷哉茲  
因其進謁附璧大集三冊

又

拙集久污芝室先生抱疴之餘細賜評點疏芒析  
縷刮垢磨光數十年有觸而鳴之意俱拂拂從銀

管間鈎檢而出嘔心之苦與斲鼻之神二者未必  
相遇遇矣而知之能言言之能盡孰有如先生者  
哉大序深純雅健樹議確不可磨中云三候與昌  
黎之論文紫陽之論學互有發明不第吟咏一道  
而已素景斂寒青陽逼歲無以奉慶履綏敬備椒  
儀兼陳鳳曆幸存之以分紀乙杖之輝佐沿辛盤  
之饌昨聞使者傳諭自後不用莊書率然一紙并  
望原其疎陋

復楊立三

高門遺德玉映雙環清範重規  
五朶而素冠

在御清軫猶懸以是久深山仰未遂風趨乃者偶  
逢賤降適際春濃野老躋堂未能遽沮顧蒙假以  
從伶加之書幣旣銜稠縉之情益切冰兢之懼所  
遣名部下臨荒邑法曲仙謠繽紛競奏頓使山鶯  
宛轉魂斷青琴池柳飄颻神移絳樹滿城士女恍  
然坐于鈞天之下正少陵所云人間能得幾回聞  
者而東山聲伎不減當時于此亦想見太傅風流  
也

復朱丹丘

蘭棹南還鳳簫同載一峯圍玉三管拈花才人勝

事于此畧備至于躡屐包山採書禹穴謝撲面之  
軟紅迎拂着之新綠卽簞瓢屢罄亦可晏如况厨  
傳有須豈妨沃若而乃淡泊自傷翻嫌屏跡耶小  
兒蕙卜粗解筆墨蒙徐老夫子過加獎掖兼有厚  
貽大人之成就後進心無窮已世唯目不辨一丁  
故胸不容一芥蠅營蝸沸徒自絕于南州之門又  
奚責焉書焉維揚佑客西穀姑熟散人因有舊識  
慨然貸以百金燕山一別杳無見期割俸賠累飲  
痛自甘不謂足下亦爲所誤然天下事固有不可  
知者且姑待之

與鄒水禪

簞瓢屢空縲綬非罪自杏壇弟子開此法門遂令  
千秋而後從其教者率多流落不偶况梁苑讒寬  
衡州羈管又屬君家故事文能憎命詩可窮人如  
古所云殆非虛語豈曰自貽伊戚哉胸中丘壑筆  
底烟雲一鞭雙屐所至無不傾倒此身安處是吾  
鄉差足慰矣十載前在都門與朱陳兩檢討唱和  
有樂府補題之作喜得同調一入北間嗚嗚塞耳  
柳岸曉風久不可問昨者快讀新詞忽覺響振花  
間惜不能復起長沙俠妓使倚聲歌之近詠二闕

亦聞聲而相應者幸正之玉籠跋語并秦中墨刻  
錄幸抄示爲囑

與楊定三

秋亭一別方謂從此北上佇見騫騰昨得手書知  
于閏七月遽罹毒痛不勝惋惻繩祖之責于焉方  
始不第以躡踵爲盡禮也宋詩蒼實而有餘味趙  
詩秀便而有餘姿洵皆一時之傑重煩筒寄晤間  
幸各道謝

與榮玉夏

先生珠殿蜚聲花封佇信地擅王裴之勝書偕褚

薛之能每懷霽月時切停雲特以僻守九疆跡難  
踰于金粟遙瞻芝宇望遂阻于玉山然而摩抄寶  
帙坐卧螭碑未嘗不日欲手挾鸞籠一到萬花開  
處快覩揮毫也敝署重葺思齊樓撰有拙記蒙近  
封素宿各賜名篇而卷帙不一登石爲難特令舍  
姪馳謁高齋敢煩篆筆以付之隃麋等物進爲青  
案濡毫并乞叱存

答李子德

昨者手諭見頒并示其所不逮蒙塞頓開兢皇益  
切琇雖早從先覺交多老蒼而僻處荒江識仍寡

陋兼以邇年懷裝簿牒其于展卷點筆尤極茫謬  
然願竊有進者大約古人論著于數百載之前今  
人擬議于數百載之後求其心符脗合事亦良難  
故卜子詩序孔氏書疏去古未遠所見宜真乃朱  
蔡兩先生之傳註猶不盡用其說是知文以博而  
乃詳論必久而可定猶憶向在都門與竹垞朱內  
翰寓柯給諫家篝燈夜話竹垞偶及伯牛有疾章  
云齊魯之間土牀皆築于南牖下夫子遂從牖執  
手視之朱註乃曲爲之說良由紫陽南人不知北  
俗也則多聞廣見如朱子又未免有議其後者况



箋註杜集不下千家雖代有糾駁豈必犁然皆當于少陵之心如寄韓諫議詩一條正欲奉著碩論與海內名哲博辨以求其是奚敢妄肆譏評蚍蜉之撼固爲大樹所嗤土壤之加寧爲泰山所拒乎至謂中南書作終南爲誤尤不能無疑焉謹按尚書禹貢終南惇物至于烏鼠西都賦表以太華終南之山西京賦終南太一隆崛崔峯左傳中南九州之陰也柳宗元謂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于褒斜又西至于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顏又東至于太華以距于關終南與中南之見于經傳者

如此常閱蔡傳終南在永興軍萬年縣其地爲扶風武功韓苑洛禹貢詳畧云終南在渭南此雍之名山多仙迹歷藍田咸寧長安藍屋四縣經之終南蓋指此蔡傳謂武功之太乙山卽太白山伯厚地理通釋云水經注地理志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杜預以爲中南亦曰太白山乃先生謂中南書作終南爲誤者豈終南之外別有中南耶豈書從左傳之中南不應從禹貢之終南耶又考廣輿記終南太一太白截然分爲三山何以杜元凱之註中南曰太白玉摩詰之題終南曰太乙

近天都也種種疑義尚祈晰而教之

又

苧粟未收之年蓋非簞瓢晏如之日供乏未先令  
安邑者滋愧矣琇生平恥于言貧勇于周急自其  
家無擔石時已然當此荒陬儉歲蒼白磬磬苟其  
擁貲自肥覲然人面者不爲矧素心未渝者乎劉  
寵大錢寧忍選之窮谷陶潛微祿已盡散于遺黎  
曩無可畱困何堪指來諭所云莫由應命然披讀  
衷言幾令針坐因預假冬俸十金以報僅足少資  
罔鶴恐不能遂驅釜魚也

答吳大馮

玉極庵中宵燈晨硯聯席揮毫居則千緡酬碑出  
則五鯖供饌亦稱當年豪舉豈復知有倒執手版  
向貴官靴鼻蒲伏之日哉而一作宦遊忽如雨絕  
弟則兩遭莪痛銜恤南還年兄再奏楓名揚鏢西  
牧雖通塞殊路而塵勞鞅掌想亦同之關中丸土  
邈焉孤寄又且三稔而羸回首舊遊頓成昨夢問  
房公之琴室徽軫無聞求白傅于香山門庭已闐  
靜言思之潜然欲涕况此柝關窮谷者亦何庸更  
卜行藏矣小春下浣王公子來自奉先出手書相

示并讀行篋鴻篇知驥途載展鳳子齊飛攜綠牕  
嗟嗟之星攬朱紱煌煌之佩珠玉相輝烟霞益富  
皇甫弁言揄揚已罄又何必購芻尼之矢加瞿曇  
之首耶

與王雲孫

天街逆旅邂逅論心羈縻以來青陽四改所幸華  
綏西駐獲邇芳型燕喜有懷鳧躍無旣周逸少兄  
自高齋別後唯一晤于其家遂杳不相聞同里良  
友曠絕若此則此數載中弟之飄零濩落亦復可  
知因憶東閣開筵西樓下榻卷握珠璣塵聆仙怪

襯紅踏月屢屢過門浮白剪燈依依終夕賞心樂  
事前夢恍然一曳龜絲此境寧堪復問耶若夫兩  
地梓邦廿年薇省耆舊星凋賢豪兩絕感恩念故  
益不勝懷而天涯薄宦聚散浮沉又不足言矣

答宋子禎

接讀瑤篇兼披蘭牘肅穆風流纖塵不染非第詞  
門浩蕩莫可津涯卽于此見高行磊砢無由梯級  
古人云名可得聞人不可得見者豈必谷棲源遁  
哉傖父俗吏裝塵滿懷一望雲陵猿鶴遂厭然其  
却步耳然而杜陵眷眷于梓州直里依依于鶴市

相期在風雅之間相契在埃壙之表結思彼美固未常不願言覲止也倘駕戾薜蘿惠然顧我望之望之

除夕與李子德

春生而後冰霜之色少暄妍之意多大約天時亦因世態所喜遂爾遷就然占年者以爲非氣之正而向陽者則樂其熙臺之早登矣翠濤白粲聊奉爲膠牙藍尾之供而然藜杖以照法呵神吹葭瑄以紀史部皆高齋所需者幸左右存之淳化宋先生靜者也聞其終日兀坐不以言笑假人近示朱近

庵詩序詳瞻肅穆有西漢遺意郤陽康子體偉多髯作字如蝌蚪其詩則豪蕩感激大類青蓮倘賜以瑤音爲介惠然肯來不亦將嗣賦高軒哉

復蔣文生

上臺以愚易賢謗才以拙馭悍當珪璧斯罄之年處萑苻不靖之地僵李自傷心儀礪發咫尺相望頌歎交并承諭撥賑米石此項爲本邑士民捐貯舊春出散至應入之期以歉收尚未還倉今者視粒如珠若欲其購運洽鄰是使之削已肉以飼人也夫剝膚自飽世無其愚况人已之有間乎此萬

不可行之事非敢故違大槪也

與徐藝初

托二十年之知契積三千里之寤思自夫一別燕關僅爾兩通雁信嵇生懶漫能不爲山公鄙笑然昆弟布衣識之有素或不過督差以自解也沙蜮焚蠅飛來天上孟門泰岱起自人間遂使掩袖術工投簪志決上而從遊太傅未獲安賭碁枰下而切念少公莫與深明詢篋伏想年世臺於此必有極難爲懷者然而德高毀來譽盛怨集對此茫茫何端可遣憂雖悄悄厥問奚傷明彼我之各異考

今昔之所同亦可息蜩沸于清霜昭蘭薰于霽月矣舊歲關內大稜魍蝗互虐今復雨澤鮮少地幾不毛襁負而逃者項背相望袂蒙而斃者溝壑無虛脫粟盈拳未能珠易生妻去室不待金求推谷化儂旄丘瑣尾舉不足爲喻西安一郡唯敝治與邠州三水未用告災而緯繡心枯馳驅足繭丸土遺黎始免顛沛奈赤地比鄰紅巾環境雖有真卿將作何狀況邈茲下吏乎

答徐健庵夫子

去年接老夫子入山著書之諭捧函揮涕且惋且

慰竊念伊呂伯仲偕返林泉王謝門庭共懸軒轂  
老夫子讓人以功名不可謂不堅避人之彈射不  
可謂不備何以蘭不當門揮鋤未息蠅嘗止棘點  
壁無端甚則掃門之吏瞰室張弧入幕之賓擠淵  
加石雖翻雲覆雨之態自昔已然而被謗見疑之  
情維茲獨甚以致台星遽坼妖鵬爰飛三老夫子  
遂有升雲之變人心慘毒遂至于斯門琇受恩最  
深銜悲彌切因屏輟案牘縻淚援毫以寄生平感  
遇之痛想老夫子亦爲琇潛然矣若夫江湖爵馬  
何幻不消丘壑夔龍卽潛爲躍雖顏公抱感寧無

編衣變體之吟而裴令遺榮尚有綠野娛心之侶  
琴尊相對泉石與遊而龍門著作鳳闕勲名自足  
千秋炳耀又何庸較蝸戰于華胥拘鵬遊于疏屬  
哉關內奇禳西安元酷逃亾殍殪民不半存其厯  
有見者璇閣之姬操瓢而乞膠鬲之士胠篋爲徒  
其漂泊此儕卽監門難以悉繪幸白邑僻在山谷  
雨澤不甚愆期未用告災尚能保聚然斗米千錢  
官厨藿食傷心鳩鵠葦杖恒懸以是百務俱弛一  
籌莫展然泛豈薛人敢覬恩于焚券感同淵客能  
忘報于投珠也

與蔣文生

奉先承乏事繁于蝟毛俗紛于蝟沸已經瓜代幸  
免懷輒然淮陽之枕屢推彭澤之腰頻折此三月  
中方信宦途之爲苦海非可以弱葦杭哉昨者京  
使上官接踵入界想亦大費經營吾輩向操三寸  
管登黃金臺彼腹負之家丐一二墨瀋倚爲席珍  
今且蒲伏塵塼嗅其靴鼻竟不知故吾何在念此  
益嘆梅仙之真仙矣

答徐章仲

自老夫子旋里後每于故鄉時通候問而鳳閣龍

池邈然天上竅谷末吏寄跡一九尺素之懶題从  
矣蓋以年屆知非方遊思于鹿豕官稱宜拙復生  
懼于風濤况夫望丹綏而拜太尉已絕瑤琴過綠  
野而問令公尚懸蒲轂進旣無所據依退徒深其  
感歎蠅營則鳴蝸戰則觸苟其不然嘿息而已老  
世臺朶雲繡管何遂屈居郎署然讓人而亦遠仗  
馬之名承家而仍入爽鳩之地佳賓把酒侍女添  
香騷雅宗師豈難追繼哉做治雖稱荒陋而未  
被奇禮因不在開捐之列蓋與桑卜諸公無緣也

復劉石友

一別十年鱗沉羽渺回憶空園花石恍在目前榻  
依蕉月尊拂梅風藉故人繾綣之情消旅人潦倒  
之况厚意豈一日忘也使者到知閨中玉又添掌  
上珠矣老子興復不淺能不令風塵吏向黃綾被  
中努頭遙妒耶

寄閨公融

商羊未舞以前弘羊接踵而至三輔之間黃金塞  
途想讀書好古者方閉戶端居薄馬卿未能免俗  
也况世之蠅營者耶遐心日久良覲何期奉寄墨  
刻一幅以當晤對其一幸代致鶴洲兄

與沈雙庭

河橋奉別屈指六中秋矣今歲恭遇老伯八旬大  
壽早擬馳賀而鄉使邈濶未明崧誕何辰以是尚  
稽桃獻玉舟舍弟入秦始知仙閣懸弧迺在花旦  
攜琴鶴以賦歸正萬卉競繁之候覩芝蘭之偕秀  
有一觴暢敘之情昔渭濱呂叟方于此日投綸攬  
紱而老伯已怡神綠野問道赤松門前羽客書乞  
黃庭林下毛姬藥貽丹竈託風流于楮墨寄泉石  
之功名不可以大年晚逸傲曩哲之初榮哉况再  
踰十齡衛公入相則抑抑之德旣成番番之詢忽



至三達雙尊正未有艾也荒城杞食不充凶歲烏  
翎復減無從分俸爲祝薄物四種奉以霜曙臨池  
月宵餐餌想亦不拒至于貨財云禮古人所恥若  
必苟求四知之金始副九如之頌非琇所敢出而  
責魚范釜索米陶簞當亦非老伯之望于窮谷吏  
者耳竹兄才藻揆天頻年屈抑今讀書東閣結侶  
南臺槐街拾紫指期非遠爛斑舞錦又可爲萊庭  
頌卜敞署思齊樓碑刻附有竹兄佳什并呈清覽  
復仲岷山

寶日堂一別不知幾經秋矣彷彿桂子六飄香也

曩者竹林旅館花嶼遊軒沽酒而冒雨相邀尋吟  
則披星忽至函或疊辰而發覲無踰月之睽以此  
言樂其樂可知豈謂飄然萍散路隔三千率爾隙  
過年登五十落落陸書抵萬金于一犬茫茫遽使  
渺十稔于雙魚撫歲月之乍移念關河之重阻繇  
後追前何遼乎其莫及哉先大人向有所貸厚意  
久不報非敢爲孟嘗市義特以債主虱繁爬搔無  
緒將先其市僧里僮之迫不待時者與之折券而  
鮑子分金魯公指困竊意此周急之君子必不刻  
期見督故捻籍典裘猶然濡滯耳蒙惠試贖鴻篇

并于仲深兄行篋獲覩佳句朝彩夜光爛焉盈席  
又重裕罄懸之室矣

臨野堂尺牘卷三

臨野堂尺牘卷三

吳江鈕 琇玉樵著

邵陽康乃心孟謀訂

答康孟謀

雪中青鳥衝寒而來獲接良書兼貽名刻燦列琬  
琰悉為鴻寶且以知世德之遠芝本醴原蓋有自  
也昨者寄示登仙臺詩四章高華雅健可謂無負  
其題竊疑其中有一二未安處再覩手翰始乃快  
然嘗考曩哲所傳詩文幾經竄易而定與初藁往  
往有異大約能改為聖賢進修之業所不廢豈特

揮毫一事宜爾哉硯北寒凝擁鑪多暇偶有事于  
邑乘執文絕少佳篇前承賜題思齊樓古體允稱  
高唱已登卷首落落千秋實難嗣響苟非其人適  
災梨棗獲我心者不待賄求非能勢取附聞簡末  
亦以見拙意之未肯濫及耳

復震三弟

睽隔鄉園者五載求一吳音到耳如歸昌之鳴閭  
苑邈不可得聞玉舟弟遠來獲接蘭訊恍然身遊  
尊水望衡情話也蒙念關中大饑示以古人採荒  
遺法深感借箸之殷但政由人立事以時成雖有

其人苟非其時則長孺發倉必罹專擅之罪仲淹  
興築寧免荒侈之譏况求芻不得還更責其亾羊  
見溺而援且復疑其盜嫂古無奇策今豈空言猶  
賴盛朝頻加蠲賚敝邑未改盈寧四境無虞似有  
天幸若欲蠶俎而拯齊饑掇塵而謀越瘠固未見  
其可矣又我弟近攻星學定我年之晉秩期我子  
之決科勞爾覃思尤爲悅聽揆之鄙意良不謂然  
蓋循理而行卽指途之燭安仁爲宅卽合世之符  
名教無非樂地何趨避之可占富貴原屬浮雲何  
升沉之足計若夫太平宰相誰預識于塵埃元祐

臨野堂集 卷三  
黨人且爭榮其流竄此豈嗣輔之所能談景純之  
所得測哉矧我謫才忝茲荒域已安少賤寧覬晚  
榮年踰五十方將生秋風舟楫之思路阻三千用  
以慰春草池塘之夢濡毫凍合莫罄依依送雁雲  
遙詎勝黯黯

復馬斯譽

扁舟孤旅千里還鄉偶泊仁隄過蒙禮接供其行  
李之乏展以信宿之懽更採巴詞收之邊笥久銘  
五衷倏踰七稔乃年先生旋翥鳳儀隨登花掖出  
山甫補袞之手抒少陵聽鑰之忠行將奏什龍池

和羹梅鼎以視夫匏繫九區塵封墨組歎生五斗  
之貧望絕十年之調者命實不猶分則宜爾敢言  
雲泥之已隔遂謂憂樂之有殊哉敝硯友沈竹西  
名天寶者京江相國之西席也筆陣詩城偕稱絕  
妙輦下曳裾之客何啻蠅繁如我休文殆難其偶  
年先生吐握之餘幸物色之

又

山署春穠落紅滿徑而跡絕賓綦寂不可耐忽蘭  
訊下頒兼臨小阮五雲二雅燦列荒庭驚眩之餘  
翻生悚辱蓋花掖梧垣視僻谷下吏藐焉若三山

之一塵豈復尚能記憶而此下吏者早宜執中牟  
之雉以進贄脫彭澤之中以明恭悠悠醴合何莫  
不然乃年先生高踐黃扉久依紫闥琇雖鳧躍之  
歡常馳千里而葵傾之烟未展一絲顧蒙俯念笠  
交遠垂綰贈所謂嵇生懶慢偏見愛于山公杜子  
疎狂獨被知于嚴令敦古情者薄今態也令姪暫  
畱信宿承賜佳茗遂日烹雪乳飲之奈其酒戒甚  
嚴不能卽以朋尊相與共醉大是恨事

答童禹山

猶憶去年共事正在碧舒紅綻之辰荏苒一暮踰

于矢疾愾我寤歎想亦同之然彼嗟赤地此履青  
郊上則蠲租肆肯之詔三殿頻頒下則激濁澄清  
之風兩臺並峙此億萬秦民之幸亦二三僚友之  
慶也卞黃堂採買之役聞其幕下多才獨遴尊駕  
益知真名有在豈非扶搖之一會耶路生見過儼  
然謝庭玉樹也緣以台命之辱存一二以領厚意  
傳曰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况百忍卽爲義門六訟  
無非凶象晤間幸以此語之

答周二府

太夫人懿德居鍾郝之先徽音裕謝王之後正宜

永攜鳩玉誕享霞觴豈謂未屆期願遽歸壺嶠琇  
備位末僚依居近屬况枌社之遙連且莪詩之共  
感早擬恭撰誄章薄申賻禮奈其茅心抑塞塵甑  
荒涼方慚薦藻之疎未將陳詞之敬顧蒙俯頒素  
牘載錫青縑加以悃悃之緘布此樂樂之痛循展  
毫霜悚踰擅刺蓋三槐碩裔必無金埒相遺一鶴  
清門唯有墨莊足守治任孔棘行李未供黯對蕭  
辰云何星駕矣琇趨炎性拙周急心雄當家空四  
壁之年已懷指困豈祿縻五斗之日尚諉懸瓢但  
蕞爾愁城依然債帥自顧浣花之室羞澁奚堪將

仿乞醯之生經營有什可致因遽使式報呂音

與江辰六

兔趯烏跋經霄若織回憶清卿舊第快觀繡管生  
花已爲十五年前事矣歲月雖移風流在日所悵  
楚天雲渺朱鯉難通繼聞吳地星離素琴亦輟老  
年兄以方駕曹劉之才比肩恭茂之績猶未鳴珂  
花掖珥筆鳳池何況屯骨虞翻也弟匏繫彭衙已  
五稔而羸沃于耳者澤畔鴻聲慘于目者溝中鳩  
影雖敝治蒼黎稍稱寧輯而瑣瑣勞勞日不暇給  
遂致筆壘久歆墨庄長閉豈能向邛缶彈箏者覓

知音而寫心曲乎幸遇新典名州獲聯河帶光儀  
可接鐘呂非遙正擬馳檄申賀適于役關門有汝  
翼馬兄之便肅此附候汝翼以梧垣羣從珂里故  
人相逢一笑所至如歸既見之懽當不止在僕飯  
馬芻間耳

復康孟謀

嵇阮情懷皮陸氣誼非其人不易合非其道不相  
謀也當此侏儒競飽饑僇爭鳴之日而忽遇談霏  
玉屑句出錦囊者寧肯交臂失之弟常論天下士  
得絕倫之髯二其一爲宜興陳其年而今乃得孟

謀三載寤思一朝握手頓使籬畔黃花牕前青鳥  
俱爲歌舞樂不可支矣華山圖咏雙絕飛瀑入座  
懸岫插梁行將載歸鬱林之舟日與三峰晤對豈  
止卧遊况琬琰琳瑯燦焉盈筥恍見西京舊物蕭  
置一齋花開萬谷可以漑我心胸輝我屏几者不  
已侈耶

與劉天乙送牛脯

外聞屠禁甚嚴殊不知西人以此作菜也旅食一  
縷輒思故人相對謹遵指鹿之諭奉致割雞之幕  
想下箸時必以不得桑落酒佐之爲憾然此事固

當責之賢主豐庖耳

寄沈竹西

吾人四維之身止求性道千秋之業豈問科名至  
于蕉鹿之得失槐蟻之升沈轉瞬卽過彈指可俟  
其不足介介于達者之懷亦已久矣弟浪遊京華  
者八載每見海內之士羣集輦下或分穴而增營  
董塢或覓竇而旁刺韓籬或勢壓于叔疑或節通  
于季喜無不選中青錢榮矜白版竹兄烟雲彩筆  
止足換鶯文采珊瑚但工咏燕而未熟彼途獨端  
其履能無久作長安下第人乎若夫弟之吏于關

中也何莫不然辛未壬申頻罹荒旱菽粟珠璣菴  
倪溝壑一時縮墨綬者計在陸裝視如越瘠方且  
乘其離散藉營藏屋之嬌踐此污萊快縱圍塲之  
獵行田而威同樹燾受詈橋邊賑民而欺類舉烽  
遭捶馬上凡此之輩俱已薦登卓異踰次遷除至  
若弟于白水則進解逢迎之術退守悃幅之衷五  
年綏戢心膏已枯百室盈寧口碑可驗偶因攝事  
而失囚遂以深文而罷職雖浮雲乍去故我尚存  
而當途激揚之正司讞出入之公果何在耶昔云  
鳴琴于堂必貽不治事之譏投巫于水難免擅殺



人之罰古今諒有同揆爾我能無矢志抑可援以  
自解也弟于七月離粟借居奉先之米園耆老壺  
簞所至如歸林亭書卷無往不適天涯旅况遠告  
知己所謂自得之趣嘗養之方寸間者當唯我兩  
人共之耳

復阮于岳

溽暑蘊隆未敢輕於請謁恭逢良讌能不欣趨奈  
晨雨瀰漫迄於亭午沾濡馬上旣假蓋之無從躑  
躅泥中亦漏衣之莫補出門復入遂方嘉命蓋殘  
杯冷炙已備酸辛而豐膳精肴偏多滯礙豈飽德

因緣天亦慳於潦倒之客卯走僕奉辭幸毋再召  
與張壽民

江雲綿渺英譽遙聞風鶴倉皇閣勲特著佇見三  
異已成深訝九遷未報能無爲天上仙星致憾而  
爲政風流獨推當年緒柳則第一之奏不轉瞬可  
俟哉弟自蒙玉峯夫子加意甄拔載膺微秩今且  
平泉元老旣賦閑居而笠澤散人亦辭僻谷休異  
凶同云何吁矣近雖秦關僚友共相緯繵已還舊  
組然上無雲霄之接下有江河之險而復以元亮  
守貧安仁養拙當之終難望其有合也

寄李穆菴

挂絺曳履晨夕蕭寺不第仰挹風流兼獲深聆規  
誨傾蓋之誼篤于久要蓋瘦木暈犀識者忘其病  
而悅之且欲斲以成器始信人間無棄材哉鄙事  
重藉鐘呂以息蝸蟻之沸竊所心幸不謂言從中  
阻功債垂成慨別之餘曷勝於邑然不出三日折  
高談于少老通宛力于澄兄數則損六之一餘已  
悉如前籌天下唯規模既定雖有智者無能變易  
於其後大抵然耳七夕左右仍當從一奴子跨衛  
過琴堂奉訪山水清音冷然入聽必尚有進於雲

房塵教者

復康孟謀

青山百里黃菊兩秋季鷹之興已濃老驥之思忽  
壯我方捉鼻君且掀髯從此東西南北一紙書卽  
一夕話矣顧元美河東君傳徧搜行篋倏然而獲  
天下唯求之誠則若有神焉通之大抵如是遺文  
復得嘉訊遠來皆快心事也倒薤丹章長鑱黃獨  
承之滋愧敬以畫溪陳檢討集附致清覽非以爲  
報欲知絕倫之髯吾鄉亦有之耳

答趙仲琳

老世臺晉秩天卿揮毫畫省仰見高門盛事忝在  
末交能無欣慶久不相晤輒憶潞河鮮鯉其味不  
減江瑤柱向曾飽啖豐厨今猶戀戀未識山公於  
何時開宴竹林一慰老饕饒口也

寄康孟謀

雲浮塵海雷鬪輿天門刺蝶飛市誇驢發此境此  
地而六至其間所感者豈止日月之逾邁波瀾之  
翻覆哉唯是旗亭舊侶狂態猶存杵臼新交悲歌  
復合文壇耆宿未盡凋零蕪苑英豪更相輻輳是  
以柳下三黜之惠桃前重到之劉其於雪晝燈宵

酒杯詩卷差不寂寞但素心遙隔西望愴如嘗謂  
鑑湖姜老恨不使孟謀縮地而至相與放飲高吟  
知宇宙間尚有兩髯耳州郊別後渡河而東取道  
平陽忽遇京口張借亭亦詩酒豪也邀與偕行拙  
句有裝因詩卷重程爲酒期愆一聯此卽途中實  
錄蒙委乞書沈竹西兄向在清河東閣今移納蘭  
西第久稔公名欣然捉筆緘爲一束從玉堂先生  
家報中附到吾里三人曰沈竹西天寶曰黃玉舟  
元瑤與琇也束髮交好而遊跡之遠畧同去歲逼  
除獲於此間聚首因取大蘇吾儕相對復三人之

句爲冠各賦七律一章以志良會始悟鬪尹奪簪  
潘生解組造物殆非無意安知古人不亦有今日  
之樂乎燕市近懷此稱一快故并以聞

與顧爾立

紅蘭主人才而若虛貴而能下凡有寸長自負者  
無不願識賢王弟以金昆齒論遽蒙垂詢兼令入  
謁卽應促轡南館珥筆西園上追枚馬之塵下廁  
徐陳之迹一以休副盛心一以展試薄藝奈其學  
陋性慵蕪落日久雖柳狂被黜未至於三而嵇懶  
不堪或加於七生平飛揚跋扈之意大約于手版

間消磨已極一望尊嚴便生畏蕙况復時當炎暑  
衣履如芒故求見之思甚於泉湧而欲前之足仍  
然循縮耳夙慕先生墨妙未獲親覲絹素今奉紙  
扇一柄敢求揮染極知佳繪不輕與人但此扇熱  
不障塵涼不捐篋唯日置之案頭座側藉爲鴻文  
端士以相瞻翫能無欣然擗管乎

寄張采書

坎壈失職與流離亡命千古唯此二種人爲夢夢  
之天悠悠之俗棄絕最深乃忽遇朱孔者流寶若  
拱璧溺若甘飴彼豈哀其窮而收之哉誠以曾有

未死之肝膽不可置之無用也弟自關中解組見者遂指爲不祥之物弱者唾焉强者擠淵而加之石矣道兄俠情未改穆庵癖嗜偏深殷勤卮酒之留悃欸橐金之贈言念伊人何慙往傑京塵袞袞履此蘊隆何能不遙憶小閣聞琴危軒看瀑時耶近者需次春明荏苒餘歲故我旣還舊物復理雖雲霄宿素半已凋零而詞伯翰邕賢王岐薛振興風雅大有勝情其於憔悴陳人反不見鄙因得曳裾珥筆其間旣有北郭幽尋非無西園良讌較簿牒裝懷之日殊爲神爽去冬弟曾與張借亭道經平陽信宿杜子邁村旅舍今四月六日戌刻地軸忽翻千年城郭萬姓生靈盡於俄頃邁村于瓦礫中爬沙而出幸得再生夫愈知蟻聚萍浮之爲妄作也念此能無三歎

與朱丹丘

山谷老人書極難贖作題淡巖卷猶不當識者意耶董文敏墨蹟敝友索價頗高然必藉力宛轉成之蓋貧士鬻及舊物殊非得已而投於所好之家何妨少浮其值也

寄周宸昭

傾葢青門遽蒙骨肉之愛暮月以來鴻筆紛披蘭  
言稠疊藏之旅筭奉爲行秘每當板橋霜後茅店  
月初於驢背上咀吟一二不啻攜謝眺驚人句也  
所嫌銀鹿已去錦囊遂虛執手鮮河梁之詠寫心  
乏藜賓之賦寄覽絳帷斯增慙慙十一月八日抵  
單父卽擬放舟南下金使君堅留度歲遂爾弛裝  
援止而止真同三黜柳惠然花開滿枝把酒聽黃  
鸝語此候定在故園矣

與畢西臨

柴門相送日已西斜而予南行恐當途不乏信

信之吠遙想二兄張髯揜袖欲前復却時輒爲飲  
笑也蒙示榕陰草甚佳稼堂之才無所不可獨於  
江山勝地發興尤奇讀之知此公胸有丘壑筆有  
烟霞豈能以大隱隱之乎與鴻爪集並置案頭可  
以卧遊三日

答王書巢

一別十年三更孤榻尋蕭寺之舊遊消清尊于良  
夜撫今懷往欣感以之先生已當伏生授經之歲  
猶餘衛公賦抑之情耆英才調輝映曩賢益令奉  
杖者心傾而手抃也別後晤家夫子悉出所著雜

編相示未知雕龍餘論亦可分秘帳中耶

與韓子遠

自數生平客中所歷重午吳秦燕豫爲地不一然  
或依人東閣杯炙酸辛或秩事南訛簿書填委卽  
借勝于山川未取怡于心目若夫修柯奇石翠落  
庭空清簟疎簾涼生雨小二阮皆入竹林四謝盡  
稱玉樹座飛三雅之觴架積五雲之牘從未有如  
高齋之難并而善備者也况乎蕭寺閤房假披緇  
帙雪溪歸櫂惠擁珠編頓愜枵然之慕彌懷止矣  
之觀不逾增欣暢乎弟幼學旣疎壯行復拙中年

以後憂憤相參雖情寄雕蟲而技同鳴缶竊見世  
操選政不乏聞人往往遠資縞紵托厠氏爲賄囹  
高結雲霄通楮生於詛竇原無求於遙集亦奚待  
於旁搜以是細著蠅吟久沈蠹篋先生以貂葉名  
家金荃舊學憫風雅之莫宗彙文人於不朽而乃  
屢垂葑採特賜衮褒驚懼之餘不勝怵奮復以胥  
抄客筆各帙摘寫數十篇敬呈青案恐小之無當  
於翡翠蘭苕大之無當於鯨魚碧海也做業師吳  
南村夫子在驚隱諸君中尤節完而學粹但其下  
世日久傳聞或軼因錄松陵文獻二則用備絲毫

驅染顧英白先生遺稿向其門下士索之再三堅不肯發適鄙製觚牘載有江城秋燈篇先以附覽想囊中全錦終非一人所得秘耳

與沈方濤

徂暑而後新涼乍生良苗入望千頃一碧此間野趣足償數載塵勞弟所爲益堅杜門之拙也

答玉海弟

昔年視同一席今日髻各兩絲回首舊遊茫茫野馬讀紀年詩擬作小跋以志鳴鴻之感忽瘡發指間援管如椎因暫已也宋王伯厚有小學紺珠十

卷以事分門以數從類觀其搜討遐博徵訓詳明後之作者似難爭勝我弟核數編匪止悟啟童蒙抑且識窮宿素然已有王書但當畧所已陳補其未至題曰續紺珠則分固無傷並亦不悖耳

復徐虹亭

先生不棄卑鄙收之耆英之末昨者走使相邀實所欣赴不意愁霖連晷苦雨徹明雖松下婆娑早擬如泥之醉而花間沾溼殊乏不漏之衣若必拏艇乘輿踉蹌而至旣非率真抑且近俗以是因循遂止他時俟有晴昊於北郭草堂奉迓諸公小集



齋飯之設請自隗始何如

示蕙兒

凡題辭跋語宜用短章故才多則剪思繁則縮寸幅而得巨觀片言而具逸響譬猶凌雲之材蟠根深谷微舉之羽俯首雕籠其怒發之勢與高引之音自在也近時以駢儷文名世者有尤陳兩家悔庵主於修詞錘練過巧而稍涉於纖髯翁主於養氣排宕不羈而或失則冗今汝所作玉耕題詞曙輪跋語太求工故態踰於神少割愛故詞溢於意若酌乎尤陳兩家之間一以子山義山爲標準錘練而極於渾成排宕而歸於精實含英咀華分經立緯弘篇小牘無所不可矣

寄李穆庵

繞生贈策鮑子分金在昔有之而贈於失意之人分於空囊之日則非胸無炎涼誼同金石者不能爲也長安蕭寺告別匆匆深誌厚意三載於茲祇以羈迹靡常佳郵絕少復有不堪之懶不援之傲參錯其間遂致鯉隔三江鴻迷四塞貌我者必嗤其陟世何疎心我者且愛其乘興乃發耳天一兄過訪詢知近懷彌曠古道逾敦賓奇士於西堂師

幽人於北郭撫軫則絃歌一郡摩崖則石語千秋  
所悵伏處鄉曲不獲親觀勝舉心搖目斷我勞如  
何里居經歲行將復入京華孟子曰是爲馮婦也  
滔滔者天下皆婦我獨何爲而不婦卽於閨上已  
自維揚跨衛行矣

寄周求卓

琇於前歲奉辭容臺伏處鄉曲者一載有餘逃聞  
先生秉衡東國持節西江旣盡收鄒魯之英復大  
振歐會之緒行見門盈桃李席列圭璋豈惟邦國  
爲光抑亦黨閭之慶也琇於今春上巳從維揚棹

蹇入都正逢騶從遄發旅人困於羈縲未敢輕謁  
清塵纔抵青門卽下榻錢銀臺寓中晨夕晤對蘊  
隆與埃埒俱消不第免索米長安而已茲有陳者  
微聞豫章當路有學使性甚長厚權移胥僕等語  
知此不勝悚愕銀臺亦極關心特藉郵筒馳告左  
右大約暫依之僕絕似飢鷹近侍之胥無非禮鼠  
倘假以笑言便圖覬倖若寄之耳目益肆壽張故  
以易事之君子遇難養之小人其弊往往由此琇  
本枌社鯁生夙仰先生恬淡之懷端潔之守當屢  
膺寵命之辰正廣植令聞之候以是不恤披露遠

臨野堂集 卷三 八  
奏嚴鈴固非好盡言以招過亦非托深言以納交  
幸加察焉

與顧可亭

日蔽長安從古如是不謂自夏徂秋茫茫漠漠今  
日浮雲乃甚于古也途中稍可置屐尚圖西牕雨  
話

又

承惠便面出入懷袖覺此間熱地忽化清涼况花  
花草草成於繡管尤把玩不能去手尊騎乞假一  
乘假已數矣芻秣於彼而轡策於此得無太難爲

與其者乎

與陳元孝

敝鄉張子彩舒交遊中朱孔也因其徙家於秦曩  
歲得與相遇書樓酒酣出大集擊節共讀之嘆爲  
絕調竟不知粵東三大家詩行海內已二十餘年  
而於長安罷官後乃始得見蓋鞅掌勞人之不足  
與言應求之道宜爾矣然而珠浦花田豈殊區域  
吟仙草聖尚賴耆英苟仰止有期則見晚亦可無  
憾今者年過半百路越五千豈復猶想於南柯郡  
一坐審雨堂耶唯生平口未嘗鮮荔枝目不識陳

先生不惜折腰之卑聊博寫心之快耳甫成良覲  
卽賜雅歌自顧穢形益深被錦之懼杜老云書貴  
瘦硬方通神伏觀屹屹大字旣已肥芟夏瓠軟黜  
秋蛇方之前民直欲追蹤李蔡若夫神肆而精才  
腴而峻細繹鴻篇亦皆以瘦硬通神者也有近  
詠并望以八分書于長紙見惠退食之餘從容把  
玩不與拄笏看山捲簾觀水同其奇勝哉拙詠奉  
寄幸莞然正之

答徐藝初

琇於梳雪之辰窮如磨蝎炊梁之頃穢尚丸蠅腰

屢折以迄今項仍強而猶昔唯以三已爲懷豈復  
九遷是望祇因先子幽宮闕然封鬣亡兒遺息貌  
爾啾雛不得不假茲升斗遣我衰遲然而高密書  
生向受扶風經術居巢邑長曾霑子敬資糧每循  
本以遡源輒感恩而懷舊行已之義一日未竟則  
知己之報其能一日忘哉若其涇涇爲性智偏昧  
于攫金赫赫無名術未工於通線此輿情共哂其  
迂愚而仕路之允宜顛躓者也乃來翰猥曰清操  
兼云夙望過情之譽旣增其慙違衆之稱益滋之  
懼矣瑤函載發錦篋遙頒方愧負弩之疎忽訝行

旌之速途分千里何時話燭西窓意展一芹聊代  
攜尊南浦附言申悃穎與神馳

與王蒲衣

珠玉之惠稠疊而至幾於目不暇給况復芳蘭彩  
鳳競逞妍辭樂事見於一室佳話傳諸千秋不第  
展誦者爲之色喜也歲云暮矣絳蠟碧膠奉貢几  
案以祀詩神東籬菊英彭澤令視爲珍異乃以分  
餉先生能無莞爾乎

與陳元孝

缶音妄奏承報瓊華晨夕循玩忽忘銀箭之催短

景也咏物詩在古人爲不易工咏物而復冠一意  
揣稱尤難故畫鷹畫馬諸篇千古擅長獨推子美  
後有作者弗可及已先生送雁迎燕二律久矣海  
內傳播今十放詩因題立義透脫雄深無不各極  
其勝要之胷藏萬卷隨意所傾悉成名論不假月  
露之形已化聲律之迹筆能補化藻則揆天不將  
令真宰欲泣哉公餘援管率爾效吟倘獲仿鷓鴣  
之逸響追蛺蝶之後塵彙成唱和一集亦異日炎  
州佳話耳

又

前以便面乞書蒙賜墨妙得讀九邊詩恍然重遊  
關塞披拂清風炎歎盡滌其快何如弟遊歷所至  
得之見聞者隨以筆誌題曰觚賸踰嶺而南亦有  
粵觚因念改革之際厓山海島非無軼事卽如敝  
地張將子顧仲雍諸先生或孤跡從亡或閭門殉  
難旣無家乘可稽亦非國史能載英踪毅魄竟致  
淹沉詢之老友顧漢醇未得其詳倘先生錄爲外  
記採諸遺聞書示本末庶幾前賢偉節永獲昭垂  
至若貴鄉物產人風其可補稽神志怪者更煩記  
室抄寄一二分尺練于錦江出片璣于玉海與者

無幾而受者已奢諒先生所不惜也

復何守府

荷香荔熟正是粵東佳候定知新吟滿篋未得披  
襟快讀慙負何如此間興築之事無歲不有愛民  
恤友義應兼盡而纔奉公行便叅私慮往往算及  
錐刀爭同駟僮蓋僚誼之疎卽吏道之薄也幕府  
滌除今態披露古心速衆工於不日堅宿諾於片  
言鄙斗酒庖肉之麓諗谷口濠梁之雅不且與南  
塘將軍共此千秋哉

與吳謂遠

棘闈將撤正廣文先生扶搖萬里時從此袞袞諸  
公其猶得以臺省傲之哉做鄉交游於藝林墨客  
應酬亦止泛常唯篆刻丹青二者贈貽必厚蓋一  
以著己之名一以肖己之貌也今子源行矣未識  
尊指云何餅惠甚佳日啖一枚直欲忘飯但大費  
茗戰耳

寄查聲山

憔悴京華前後十有餘載告別青門已無遺戀所  
耿耿難釋於懷者彭城分金之雅慈谿揮毫之富  
而先生兼有之深情篤誼未易諉也去年六月始

抵高明暮月之間未見其可大約官同鬪穀俗隔  
陬媯媚上無闈寺之柔剝下無胫篋之戾轉瞬三  
已定在斯人况夫尊鱸相待松菊頻催其能閔芒  
履于青山叅華簪於白髮哉貴鄉鄭子源兄來粵  
數載自其令叔艱歸遂茫然無所托足碧幢朱閣  
若若銅章不惜巨鏹千萬而得之晝懸諸腰夜藏  
諸枕衛卒侍姬環視珍重子源博學精思經營丹  
篆能使鏤晶翥鳳切玉蟠龍贈以笏金便可易取  
乃守閤之胥幻如鬼蜮握符之吏尊於帝天投刺  
踰旬不獲一見而子源之途窮矣殊不知方寸之

銅可以終朝見奪而燦爛銀鈎存之姓氏垂之子  
孫可爲奕世寶也彼人蚩蚩誰復解此琇因力勸  
其收藝還家適聞旌節出使西江欣然買棹俟先  
生撒棘以後請謁文騶他日簫鼓官船圖書滿載  
而置詩酒故人於其間亦錦旋一樂事耳

與陳元孝

貴鄉近海雲繁雨渥弟於此地兩度中秋無不霽  
爽想彼蒼亦憐惜茲宵故使皓魄麗空以資把酒  
之問造化兒不甚解事哉弟雖與斯人之徒同爲  
折腰令大約非端坐錢孔妄求蝸角者其所孳孳

蓋在貝編玉格之間前托顧漢翁奉書記室求賜  
雜記數則久未見示晨夕愁如若必待一縑以易  
一字則彭澤空尊亦目穿於白衣搖櫓之送矣小  
詞附覽共博閱中一粲

與潘稼堂

百年過半拓落一官亟以清白自矢猶恐貽慙往  
哲况聞之左右或亦過情之譽而手書猥加獎掖  
滋之慙矣今冬臘月將爲先子營葬重九後遣人  
還里以董其事竊念先子向托先生交末鴻文摯  
誼生前素所服膺茲特詮次行畧呈之行臺伏懇



附野堂集 卷三 三  
俯推夙好賜銘幽墟非特照裔版碑榮施抔土而  
有道之題感均執紼千秋銜德寧有已哉

### 復錢親家

太親翁德載桐鄉名流粉社錦旋以後書卷爲娛  
正宜壽並松仝優游泉石不謂去年一別裘葛未  
更遽有升雲之變典型忽墜瞻仰何從誼黍葭苴  
曷勝惋悼伏惟親家於哀毀之中自節以禮爲祝  
弟衰齡遠宦獨寄天南祇以弱女孤孫兩相羈係  
未能攜室而行若小女出閣有期則老妻聚首有  
日前書瑣瑣蓋以此也乃尊翰見頒有就婚一語

愚意竊不謂然夫出贅之俗盛于西秦與析箸借  
鋤同爲昔賢所鄙揆諸華閩非所宜行况令嗣年  
方英少自應志勗懸弧功勤負笈遠大之業俱於  
此時肇之乃家有嚴君不以此爲教而先令其爲  
依廡之人豈義方之所出哉但親家素鞞未紆自  
常緩之祥後至於六禮之行取備而已斷不委瑣  
較量以取論財之誚耳鄉園遼濶魚雁稀疏恐托  
媒氏轉陳舍甥必意在調停張君或詞多回護故  
特手疏數言直達案前兼候孝履統祈原鑒

### 復潘稼堂

先生所刻抹狂發語一以爲昌黎垂原道之書一以爲考亭申喻利之辨而蒙有猜焉者揮絃以向犢省括以投麤稍似可惜耳乃大汕翻肆爪牙妄樹旗鼓復言狂悖殊駭聽聞雖犯來顏巷逆至鄒鄉處以汪汪之度何所不容然而髡彼黔驢瘵茲跼狗偶依籬竇敢吠紳珂其能免彌明一擊哉奏之於朝定膺方且之誅攻之於野卽化善卷之燼奮惟請劍世豈無人其不足復芥錦心而污綵筆也明矣

臨野堂尺牘卷三終

吳江鈕 琇玉樵著

邵陽康乃心孟謀訂

臨野堂尺牘卷四

復潘稼堂

琇以卑貧之吏潦倒遐方先生俯念素交錫以華章繼之佳貺不第天涯薄宦萬里承輝卽地下先人九泉銜感也至于拙稿疎謬始以雪門早閉已失師傅旣而柳篋長携遂荒學殖因求明於水鑑故望斲于風斤就正之意原本至誠所呈各種俱乞大筆點定庶出以問世可免僮父之譏耳

附錄  
卷四  
答許山濤

青門別後歲籥再更每憶華筵聯坐殷勤尊酒之  
歡嘉貺盈奩稠疊綺端之厚醉心永矢銘德難諉  
竊念琇已屆衰年尙縻微祿寄身炎徼遙隔鄉園  
回首神京每勞夢寐行將辭簪珠海投硯桃溪長  
賦歸與是所願也忽蒙雲霄詞伯篤念末交宛轉  
瑤書儼臨遽使接讀之餘曷勝悚感青陽已迫方  
慙獻曝之疎朱鯉初通深懼報瓊之薄

寄吳融司

先老夫子德純學懋弟從遊日久惜在髫髻未獲

悉領雨沙之悟然麓立品格畧通文義無非教澤  
所遺其敢一日忘哉不謂繼體杳然家多異變遂  
致窀穸之事淹至四十餘載忝在門牆能無心惻  
幸有世兄主持其間俾奉俎無虛遺書有托不第  
前哲慰于九原後裔永其一脈卽吾黨同人亦可  
完治任之責也卜兆宜于臈月乞選辰度地屆期  
相聞其輓土工役之費已囑豚子輩經理先老師  
母亦應移柩合葬鹿門偕隱未得同歸馬鬣成封  
允當共穴他日杏壇弟子解組還鄉薦酒陳辭於  
側則生平之願畢矣

與朱明府

臺下以周程之舊學當僑胥之妙年膺此繁區刃  
迎而解臨茲疲俗祗藉爲安洵五湖之仙伯三吳  
之慈母也弟拓落一官逡巡三仕以清自守敢僉  
子雲惟貧可居僅同彭澤尚憶南州設讌獲奉追  
陪旣而東粵牽絲遂疎晤對每逢鄉使之來輒聽  
仁聲之布而雙岐五袴輿頌頻興拜手天末慨想  
如何寒門子弟屏跡鄉間妄請私干皆所飭禁但  
身寄五斗之間家懸萬里之外麻池桑野遙托幃  
陰蝸室鷄籬尚祈翼蔽幸加波餘之澤庶寧幹止

之棲茲因豚子還里謹貢土儀兼呈拙集統惟茹  
鑿曷任翹依

與雲奏弟

恭玉至署得接手書知老弟窘於資脯南宮之試  
竟不能赴始悟貧雖士常而窮則不但困人之智  
慮且復厄人以功名宜昌黎先生所欲亟送也然  
蟻國封王蜂衙出將人人自詡夜郎處處悉成春  
夢又何有於芙蓉鏡下一第耶境無不幻性自有  
真故居家讀書惟儉與勤居官理民惟清與慎此  
皆分內之事我之自豫而秦而粵地雖有三所守

則一徐太史獨驚爲絕異者亦其落莫時偶見爲  
然耳豈知我者哉此間剗剗工精而價廉女官圖  
若已增定乞卽付兒輩帶來便可付梓使千秋佳  
麗盡入邯鄲枕中博取人間富若貴一局未了一  
局又興當不似我兩人炊梁之難熟也

與沈竹西

十年東閣而不緣此以獲一第浩然歸來非有振  
衣千仞之槩豈能至此况堂茂高椿庭羅秀草天  
倫之樂旣備得句囊新乞書客滿人事之美亦全  
以視夫曾無點墨背負朱絲以誇耀鄉里者高臥

元龍又在百尺樓上矣聞尊體猶爲鼻衄所苦倘  
已平復端州原我兄舊遊地翩然惠臨跂予望之

復吳青壇

先生以臺閣總持風騷領袖偶作羊城之遊兼覽  
星巖之勝不忘世講忽垂注乎九封復藉華宗乃  
遠頒乎瑤翰分玉堂之綺篋錫以青尊揮柏府之  
銀毫貽之佳句開緘奚啻袞榮拜手不勝芑懼更  
蒙嘉問下逮詹言尤切兢惶彌深慚慙十年拙宦  
世共悠悠萬里荒途人惟草草雖有時點筆竊自  
比乎哦松而無意懷鉛僅足資乎蓋醬恭承十行

之諭敢秘蠅鳴并杼一曝之忱用供騶從

復錢宛朱

表弟吐氣如虹揮毫似錦既能邁俗兼可療貧何至戚戚生北門之嘆乎嶺表一官真同匏繫六十老翁五千遠道而抱此蠅丸未能遽釋豈有素心者如是之蔽也子雖名鶴奚足引蓬島之吭姬卽伴梅亦僅托羅浮之夢凡所稱道俱無是言觚賸告成聊奉一冊以當嶺雲之贈

復沈恪庭

憶曩者初入辟雍曾領誨於先老夫子座下卒業

而後頻切綺饌兼賜綵毫風流遺澤永矢弗諼祇以碌碌卑冗羈迹殊方遙聞世臺接武金閨蜚英玉署唯有額首天涯以誌重規之慶近者歲已衰遲官仍拓落三仕將已萬里欲歸顧蒙曲念梓情遠頒蘭訊示以進御之鴻章贈以入神之妙繪謹遵遽使拜領米山他日投簪還里定當投硯包溪沈香吳浦而藏此雲根奉爲鴻寶可無藉鬱林之載矣

復蔣雨亭

五載秦關追隨塵後拙類安仁自宜被黜懶同彭

澤旋卽行休而雲霄故人入登畫省出理宣房功  
將告乎玄圭爵且隆乎赤紱溟鵬之視籛鷄何升  
沉之遼絕哉竊念琇命途頻舛汲引多緣已臻豁  
齒之齡尚忝抱關之秩幸是炎陬足安清守花則  
日炫紅桑果則口餐丹荔生平未了之願於此略  
酬豈復更有覬望惟向時援手諸公未展珠環之  
報故猶戀槐陰片枕耳今春上元而後趙安兄儼  
臨敝署絕妙人文欣逢佳客遙深氣誼快覩良書  
亟割烏翎藉通鯉素時雖淹乎十日意殊歉乎雙  
謙念知貧之鮑子曾荷分金因市義之馮公還期

折券

寄閻公融王爾固

弟坎壈風塵幾三十載論交宇內知己寥寥其常  
在懷臆者虹橋西畔磬口梅花鄭湖東頭長柄瓠  
子不獲遙與王閻二公婆娑觴詠其間頻增惆悵  
今復繫身炎海雙髻已皤懷舊之念逾深索居之  
感倍切白雁一天蒼苔兩地金玉爾音心何遐也  
茲以遠公韓年兄之便各附拙集一部小刻一紙  
陳之几案藉展遙思亦以見茅店炊梁未離高臥  
槐堂審雨不廢長吟故人襟懷猶爾爾矣遠公後

來之秀風格文章勢將壓倒元白則其庭前海棠  
紅照一邑恐虹橋鄭湖不得耑美中州奈何

復徐虹亭

小兒來粵獲接瑤書兼悉佳祉遙想松風書屋散  
帙揮杯開中廚出細鱗鱸噉客萬里勞人不禁口  
涎欲流也鹿鹿炎州倏焉三載夙承腰纏之論杳  
不可期惟有解折腰之章從看楓江冷葉秋風乍  
起賦歸當亦不遠矣石濂意氣之矜其在禪門不  
啻海外扶餘自揅狂書出神色始爲小沮比得先  
生前書卽附刻惜蛾草內將以藉張其勢今札字

字直諒是亦揅狂之再砭也但恐益拂汕意其復  
書不知又作何狀耳

與李子俊

交滿長安悠悠泛泛惟我賢弟不忘舊雨時相過  
從以是旅寄經年獲免索居之歎別來追憶彌覺  
憮然不佞忝宰炎陬同人以爲多寶之邦共相慶  
幸不知愛羶者卽入裸鄉亦成錦市好潔者縱居  
金穴視若冰山况浦近沉香洲逢投硯先型不遠  
素志無渝比來清况惟有賢弟樂聞遠以迂言相  
告耳拙刻附寄想于脫劍挑燈之暇披覽一過不



宦秋軒揮麈時也

啟臧學使

竊以掄才之典重在書升造士之方始于里選故  
邑求忠信不遺十室之微國待俊英必及千人之  
秀也伏惟臺下圭璋智府懸朗鑒以常新領袖文  
衡揣纖銖而不爽引雲霄之路日麗三冬啟桃李  
之門風清十部再行明試重蒞端州茲啟高明縣  
錄取第一名童子謝兆安者讀書甚苦點筆能靈  
年當卅角之初已嫻勺象裔雖烏衣之舊屢罄篋  
瓢三試而藝益工再見而鄉無惑維小子之有造

頗著微長矧大人之無私方開洪照謹列姓名用  
供採擇莫疑曾鞏實待世外之賞音獨舉襮衡敢  
效人間之薦墨

復顧爾立

先生以冰心花管左右於樂善東平好賢汝陽之  
側有長必展無妙不臻豈不稱朱邸良遊哉弟流  
浪十年逡巡三仕今幸先人已安窀穸有墓可誓  
行當舍是炎陬亟尋甫里爲終焉之計但未能移  
鮮荔於楓江徙楹蘭於笠澤待先生請假南歸開  
尊共賞之猶恨事耳棉邨性本風流才尤俊逸傾

蓋定交相見恨晚復喜於敝邑暫設行臺晨夕論  
心遂至累月可稱快聚所悵園鹿已瘞庭雀可羅  
止能效西第之留無以供東道之乏剪棘事峻遽  
爾遄返每繹瑤翰深用恧焉然而萬里扁舟書聲  
滿載金陵偕麗人而來珠江攜蠻婢而去當不羨  
陸大夫千金裝矣

復吳謂遠

蒙委題食德祠弟詩本不工且廢吟已久神慵思  
澀僅成絕句一首以塞尊命人間第三樂馮太君  
子母共之其事可傳已點次數語入觚賸續編矣

若夫二梁則孝乃人道之常狂非人品之正俱無  
足錄來帙壁上尚祈鑒之

上彭撫軍

恭惟憲臺嶽峻淵澄日溫雨潤言獨昌于岡鳳九  
重孚折檻之忠法不貸于城狐萬里讐埋輪之勇  
迨乎詔傳北闕節建南天定鐵案于黎岐止金戈  
于徭莫德威攸屆遐邇胥沾且也香蠟之名革而  
濫派者心灰編審之示懸而舞文者膽慄罔罔之  
繫清而寃消肺石鬼蜮之詞阻而妄息睽車是以  
桑戟高臨甫經再暑而百粵之山川改色十部之

蒼黎慶更生矣若夫提均平之冊貪者無所庸其  
貪塞餽送之門諂者無以行其諂而猶屢頒詔諭  
提命再三如觀虞樂于魯庭恍然識覆幬之大陳  
周書于沫土翻然悟腥穢之非也如某者忝竊十  
年浮沈三地所事各憲率多賢明恤下然而直軼  
朱絲清踰皎雪無息之誠深入幽隱不屑之教下  
逮庸虛從未有若憲臺之嚴以律躬而寬以御物  
者每思蚤親鳳藻近沐龍光一登歐陽之門第再  
聆司馬之訓辭庶幾僻谷微員稍開聾聵而祇遵  
功令未獲趨承旌心懸懸恆忘寢食茲五月初三

日爲懇恩修復陂頭等事據杜寧等公呈申詳憲  
案伏讀鈞批云云顏汗忽流背芒若刺愧悔之餘  
不勝戰栗某自束髮受書時聞之子輿氏曰仁也  
者人也又曰仁人心也久而不仁則失其所以爲  
心失其所以爲心卽失其所以爲人而違禽獸不  
遠何可上縻朝廷之祿下膺民社之責乎一命五  
斗覲焉稱人而以殘逞者民讐也以賄聞者民賊  
也詩云民之父母其謂之何苟其目辨蠻觸之鬪  
耳憫庚癸之呼足不履乎郭穴手能繪乎鄭圖恥  
作穿窬懼生仇敵幾希之良尚未盡失則以仁居

心以仁達政蚤作夜思求所以爲斯民父母者此  
有司恆事耳故于杜寧呈內數語一時愚昧未經  
芟去以致妄竇戟轅雖百其身其罪莫贖至欲借  
以干譽則剖肝握膽實無絲毫之意及此某係壬  
子拔貢生由教習考授知縣本以詩書而進反以  
捐納而成吳中一介饗殮不給豈有陶白之貲桑  
孔之略驟躋仕路一則鬻文于玉峰學士賜金而  
就銓一則指困於商山州牧炊粟而還秩始以家  
貧親老窮途荷知己之恩繼以職落事寃高義展  
同僚之志也某所素嫉者捐納之途深痛者捐納

之事而躬自蹈之方且懷章負慝曳組飲慙而欲  
假途細民之詞以爲沽釣臣之壯也猶不如人冉  
冉將暮其又奚求而自甘罔上之誅乎某雖至愚  
極不肖計不出此不得不申一言於大人君子之  
前也遙望高牙如親函丈恭承明訓肅謝鴻慈

### 與錢再亭

國家之所繫重惟士與民自年先生晉秩大京兆  
遠猷辰告美不勝書若夫更遣孥之令而肺石室  
消開顛俊之途而棘闈額廣政則舉其久大詞則  
尙其體要高岡鳴鳳有立於薇垣柏府之先者此

天涯下吏不以爵崇精厚爲年先生榮而以志得  
道行爲年先生慶也藩伯到任後獲接手書繾綣  
之情同於骨肉吹噓之誼動以風雲然自念年已  
衰遲性尤蹇拙知我無人卷懷而已荒署山亭簿  
書多暇往時交知故舊其嘉言懿行常縈於胸臆  
間因成觚牘續編四卷而退休之志則見於拙序  
春間於邸報中快讀封章已有澤民實事一則將  
與千秋共之萬里三冬無由獻曝一杯一硯聊寄  
相思昔包公沈視吳子投香今乃以之遠餉雲霄  
得無笑其廉之千古若乎

答吳殿維

自屆頽齡每懷韶歲猶憶幼謁高門從遊單徑不  
謂昨蒙清讌俱見二毛別忽萬里而遙居則五年  
之隔能不望衡宇而興懷遡河梁而寤嘆哉承頒  
良翰兼惠佳吟老成之筆益著波瀾仁義之風常  
盈懷袖循環披覽夙夜銘心遙維几上銀毫氣能  
搖嶽庭前玉樹勢欲凌霄以視飄飄寄客草草勞  
人榕城倚閣未見官梅蛋戶臨沙惟聞蠻語其憂  
樂之相懸奚如也尙有南畝瑣言請陳西甲一事  
賢昆非鬻產之人賤子豈連田之戶偶爾通財因

之賜塊但薊丘之植遷轉何常則汝陽之歸取携  
如寄矧共里閭兼爲親舊取禾十載向已生懼於  
投珠筭廩一朝今且望欣於還璧矣幸排俗例毋  
忘久要

寄荅謝澹園

朱桁名家青鏤才望鍾玉山而毓瑞高挺瓊枝振  
珠海而蜚英早登蓋榜孝廉船發迢遙上蜀道之  
天學校風成漸漬得文翁之俗屈大賢于百里寧  
久安鳳翮之棲報嘉政于三年將卽應龍墀之對  
此澄清攬轡尙有待驄馬之行而肅穆飄纓已佇

見梧垣之入也去歲令嗣旋歸珂里獲接良書遠  
勞存注兼承雅贖彌切慙惶每觀芝蘭之哲如親  
光霽之顏做年兄治理餘閒定多佳興賢令尹風  
華茂著諒有同懷豈止瑟簧並鼓克奏和聲抑且  
舟楫相依用資利涉所悵峯隣回鴈難教素簡常  
通還思里號浣花莫靳華牋載錫

答翁學使

天南繡節首蒞端州九封相距不踰百里早應恭  
迎星駕親執負弩張瓊之役適因汛弁物故城守  
乏員以是戟轅在望未遂塵趨顧蒙錫以齒芬兼

垂手教拜命之餘彌深悚慙某生原吳會密邇瑯  
鄉旅寓京華瞻馳玉署惟是心期攬鳳竟無路以  
攀稽技遜屠牛遂自甘于伍噲荏苒十暮浮沉三  
仕寄青袍于萬里淹皓首于一官棲遲炎徼擬賦  
歸來局促塵途敢言著述前歲偶過珠江與稼堂  
先生談晤索觀舊稿愆愆災梨不謂流布卮詞經  
汚慧日清問逮乎雕蟲文從資其覆甕昨已繕有  
一帙貢覽行帷續當漸次刷訂呈送鈴下鳴從翊  
竅何堪奏響雷門轉比蜨丸尙待借馨蘭室

復錢燭臣

燕都南郭蕭寺西街曉騎侵霜宵燈話雨此情依  
依常形夢寐荏苒二十年餘迢遙五千里外忽接  
良書不禁欣感之交集也令先叔古翁先生一代  
雄豪半生羈旅而神京貴客故里貧交無不藉其  
經緯之才被其推解之德乃于弟則獨有銘切焉  
者假館卧疴特爲下榻分金濟困屢至傾籬古翁  
必有甚契于弟而縉綬若此弟其能漠然于知己  
之施哉不謂古翁壽止中年遽爾捐館愛姬遠邁  
令子連殤骨肉星離功名雨絕弟子拙集內有都  
門感舊之作次卽及之而碌碌宦途北秦南粵未

得遣价一通音問然銜恩痛逝永矢于懷未敢輒  
忘今幸有柳夫人于飄搖之後飲水茹蘗婚嫁三  
女經紀五喪此閨閣之貞臣卽賢豪之哲嗣展讀  
手教愴然悲亦快然慰矣前歲有竊符而三至舍  
下者自稱古翁嗣子弟頗知其僞不與容接尊佯  
遠至實獲我心謹拮据二十金奉致柳夫人拙宦  
囊空藉展束芻之敬未敢言折券也萼香楓冷歸  
思已濃指日解組還里造訪鶴湖兩老人皓首相  
對重吟海棠斷句當爲鞮焉拊掌耳

與張睿璋

歲初滿擬一遊西樵兼叩高閔不謂一至端州畱  
滯數日山行遂阻彼樵有靈不將笑此樵俗吏耶  
遽使遠臨復荷隆貺尊罍之盛筦簟之安日鷺燦  
設承之殊愧春濃花滿定當猛撤案牘仍尋前約  
踏破三徑榕陰但未知何日可結此緣耳

答陸舒成

廿載風塵一窻燈火天涯雨話往事如新快良悟  
之乍逢悵旅踪之卽判銷黯情深行居想亦同之  
所幸錦綺偏畱珠璣遙錫循環展玩不覺薇罄于  
晨蠟消于夜愁霖滿天藉遣岑寂耳騶從去未匝



月而手書三至摯誼殷拳當之彌感豚子蕙卜粗  
解筆墨未荷指南其粵遊日記客舟率錄殊愧未  
工恭承下問謹繕四冊附呈尙削而正之

候尹子登

別後次年八月謁蕭中丞聞世兄遷謫之信不勝  
駭愕大約負揮霍之才剛介之性多不肯與時依  
違必有媒孽其間從中排擠煬媚有心溺援無手  
人情世態今古攸同我世兄仰有堂上萱枝俯有  
階前珠樹惟善自韜晦加意謙和以全事育之責  
况咫尺聖明賜環在指顧間矣弟性本踈懶而筆

札裁答從不假手幕賓兼以關河萬里羽鱗稀少  
通候遲遲幸勿爲罪

與韓遠公

濶別十餘載而聚首僅十餘日離多會少能不愧  
然年兄英姿秀筆超軼時流駕旋而後定宜屏跡  
掃軌博覽羣籍以冠冕中州不第求爲象賢而已  
不佞憂居貴鄉時拙詠頗多乃顧可亭修項城邑  
誌竟不採入片語可亭固不足言而王閩諸君何  
愬然于已去之令也後來著作必推巨手倘可畱  
峴山之思者幸勿仍視前轍爲囑

復吳勗初

文旌旋里後弟于根青閣東偏復構一看雲軒羣  
山如接遠翠紛來急待駕稅其間共此朝爽不謂  
爾音金玉也近以訓民成千家姓類并文集尺牘  
共四本寄上但未經大筆點定而姓類註中尙有  
訛字未改行者匆匆率爾馳正想當一笑置之家  
易庵夫子溘焉捐館吾宗典型盡矣聞之不勝涕  
悼萬里宦遊之老豈金石爲軀者耶明年賦歸把  
臂可期日蒞毫禿臨楮惘然

與韓子蘧

今年重五與二三友人坐根青閣噉鮮荔枝忽憶  
數載前于此日高齋清讌玉樹聯翩牙籤克溢恍  
然神怡者久之行將計決投簪再尋菰城舊遊也  
小集剗剗甫成遣僕馳正詩兼大選積玉如林拙  
咏蒙採多篇已爲玄圃之類今復於萬里行裝奉  
貽燕石啓視蘭櫝不增一喁噓耶

復白峻伯

粵中山水甚竒而克斥于山水之間者綠林豪客  
也產自貴治實繁有徒卽撫目劉包亦生轄下因  
其歸誠資以巡緝數年以來四境謐如仰賴芳階

之庇非淺矣弟忝秩同方雖乏渡虎之政而鴟音頗革鷹眼漸化豈尚有匪類之伏莽耶抑或者波餘之及然察之俱無是公也恭承密諭揣此佈復不宣

與姚梅友

文從惠臨深慰仰止惜蘭舟遄發不能爲平原之飲真負茲玉山秋色哉別後令兄偶抱微恙輟杯牽屏鉛槧者數日今已浮白如故揮毫灑灑不少休毋煩生池塘遠夢也

答王素臣

年先生以華胄名賢出爲盛朝節使德邁廻瀾之霸勲追莫海之襄厚澤洽乎八閩遯聲馳乎兩粵佇見鳳詔南飛貂車北上內而升鉉外而建牙轉瞬可期曷勝欣賀琇葦門下士幸附蘭譜之未榮登朱閣愛沐緇衣旅居燕市始叨適館之安筮仕梁園繼荷贈袍之雅推解洪慈永矢懷臆不謂骨相仍迍命途多舛豫土三年再罹大故秦關五載復削微官賴有商州戴牧引爲異姓同懷憫其代人受過慨捐千金復還故物竊祿端州又屢易春秋矣藐爾一身去家萬里碌碌風塵頓成白首衰

同燭武伏櫪何悲拙過潘安歸田已賦乃猶有當路故人垂以雲中盼矐天外音書此固希有之逢而難言之感矣謹因郵便肅候鴻休

上靳監司

國家大事非卑末之員所可妄議然地方隱憂不敢不陳之憲案以轉達上聽者粵東宿有重兵各州縣七分征銀三分征米慮至深遠也自舊年定有改折征銀七錢一石之奏市價騰貴而以七錢給兵兵必不受于是有融支倉穀之行融支不已于是有採買兵糧之行數十年貯倉之穀耗腐已

多今以二石准米一石自今米價一兩有奇採買止作七錢以是責之縣官夫縣官不取民以肥家已爲循吏其能破家以濟民乎則融支採買勢不得不俱問之民一行再行而不已則民力竭矣力竭而弱者逃亾强者化爲盜賊勢所必至也兵糈民病實堪隱憂今制臺爲聖天子倚重特簡總督兩粵必有旋轉變通之策而縣吏親民其疾苦知之最切敢此脩陳仰祈上達地方幸甚

啟許臬憲

玉潔秉心霜嚴執法出有爲而居有守昔賢所謂

大丈夫上不援而下不凌當代皆曰真君子名騰  
北闕特沛宸綸節駐南天初持繡斧及疑刑于輕  
典筆有哀矜折沉獄以片言牘無留滯發深藏之  
僞皎乎映日冰壺振久積之疲屹若擎天銅柱此  
清風之誦徧十部而齊聲淑問之勳邁千秋而永  
譽者也某官經三仕拙不逢時年閱五旬衰猶縻  
祿瞻衡門而欲返情寄尊鱸欣棨戟之遙臨心儀  
薑桂恭逢百鍊不回之品藉五斗以相師高仰一  
塵無染之懷援四知而自凜惟是遠羈丸壤未獲  
鳧趨敢此上獻卮詞用申燕喜

寄孔竹巢

端州獲閱除書年長兄初膺晉地繼改天中以名  
賢而主名邑政事文章行將追美前哲不第以瑞  
發隻岐惠流五袴爲慶也老年伯母想已迎養貴  
署北堂壽萱與南山仙菊爭榮並茂喜復可知弟  
性旣踈拙年已衰遲乞休者再而不獲命猶復棲  
寄炎海除啖鮮荔枝外宦味索然豈能如新發于  
酬者爲國家作舟作楫哉指日投簪當于冷楓江  
畔佇看嘉績之成榮秩之晉耳

與張采舒

弟與長兄俱家于吳而忽在地之北忽在天之南  
行萬里途覓五斗粟美其名曰縻爾好爵實無異  
惠州安置也尊駕自去粵後不知尚有別遊抑或  
卽返關中每誦書傳吳苑千山晚雁度衡陽萬里  
秋之句未嘗不時懷風度也長兄奇節卓行上之  
不讓褒融次之亦與吳保安孫賓石輩相伯仲適  
以官閣餘閒著一則于拙刻觚賸豚子來秦携以  
就正未識能傳神阿堵否

寄金道州

青門蕭寺薄筵話別其明年六月弟始至端州顧

家垂注遠寄手書中有仍向蓮幕重理奉此等因  
之語弟與幕友相顧太息言年兄才華絕世具補  
衮手而爲他人作嫁衣裳殊可惜也讀至後幅知  
天上石麟釋氏抱送不覺狂喜復拍案稱快曰補  
衮手又有添線人矣不踰年而年長兄特奉恩綸  
始則典州鳳里繼卽佐府仇池從此颺輝千仞豈  
枋榆小鳥能並此扶搖哉第三豚子隴行之便專  
令叩謁并展賀私萬里馳神曷勝依戀

復嶽松上人

座下手握金輪特懸弘照塵蜚玉屑徧醒羣迷三

年擁毳卽維摩卻病之方一把盖茅亦惠遠延賓  
之社盖塵岳愛河原歸幻妄而香林寶地總屬空  
虛又何用咄開檀施向閻浮界求活埋一席哉况  
飯製一麻無藉布金之侈蘆穿雙膝不祈敷瑤之  
安弟故於炎陬油幕已視爲海外蜃樓公乃于羶  
土皮囊翻加以人間麟楨竊所未解矣翠羽明珠  
逃矣離簞瓢之夢清池皓月蕭然澄瓶鉢之懷願  
和尚豎起拄拂子下轉語曰萬論千經不如無念  
無營也

臨野堂尺牘卷四終



